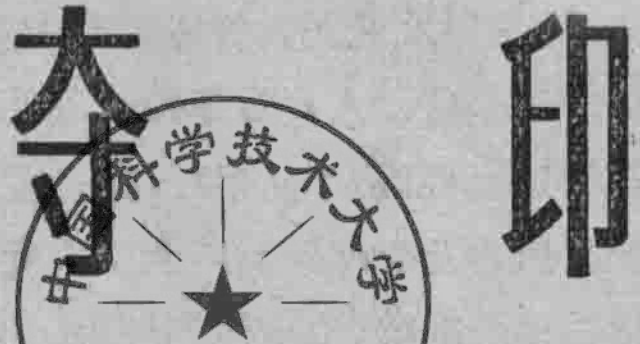




揚 劇



李亚如 王鴻 汪复昌 談喧 編劇
(根据李曉輝、談喧《老賀
到了小耿家》通訊改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

“这种戏我們就要看，看得懂，看到自己心里。”这是劳动人民对革命现代戏的評語。我們編輯这套《戏剧小丛书》，就是要把革命现代戏的好剧本及时地送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手里，供給他們閱讀，也請他們評論。所选的剧本，都是近年来涌现的优秀剧目，革命旗帜鮮明，英雄形象生动，有話剧、京剧，也有地方戏曲。开本小，携带方便；定价低，旨在推广。我們希望經常听到从群众中来的意见，使这套书編得更好。

周 峯 装帧

統一書號 10077·1151

定價(六)0.19元

戏剧小丛书 夺 印〔揚 劇〕

李亞如 王 鴻 編劇
汪復昌 談 暄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册

開本880×1230毫米 1/64 印張1 29/32 插頁1 字數50,000

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时 間** 一九六〇年春天。
- 地 点** 苏北里下河地区某人民公社小陈庄生产大队。
- 人 物** 何文进 三十五岁，原紅旗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調任小陈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 陈广清 三十二岁，小陈庄生产大队队长，共产党员。
- 春 梅 二十八岁，陈广清的妻子。
- 严德林 五十五岁，大队委员，共产党员。
- 胡素芳 二十二岁，共产党员。
- 陈广玉 二十二岁，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
- 陈友才 四十岁，貧农社員。

友才妻 三十八岁。
小 紅 十五岁，陈友才的女儿。
陈景宜 五十岁，大队委员，假贫农。
烂菜瓜 諱名，原名蓝菜花，三十岁，
陈景宜的老婆。
陈广西 三十岁，大队会计，坏分子。
陈大富 三十八岁，社员，富裕中农。
大富妻 三十六岁。
社员甲 六十多岁。
社员乙 三十多岁。
社员丙 二十多岁。
社员丁 十八岁的小姑娘。
社员戊 十七岁的小姑娘。
社员若干人

第一場

〔台左有一座砖瓦結構的高大門樓，人們通称为“陈家門樓”，是小陈庄生产大队的办公室，也是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委員陈景宜的家。院墙上有用石灰水写的“夺高产、爭丰收”几个大字。台右是一片大田，田头的一株粗壮的老杨树上，悬着一口銅钟。远处蕩水茫茫，村庄若隐若现，鄰队的风車象一朵朵洁白的牡丹开在田头。〕

〔幕启：太阳已經有些偏西，鄰队的歌声不断传来，在田野里旋迴游蕩。〕

〔幕后合唱“高邮西北乡”：〕

桃紅似火柳如烟，
蕩水茫茫映蓝天，
罾泥船儿如雁陣，

挑肥的担子象綫牽，
你追我赶奔向前，
多积肥料，爭取丰收年。

〔在歌声中，陈广玉挑着担子上，他听到歌声，非常激动。〕

陈广玉（唱“补缸”）

邻队歌声唱不停，
人人干活似雄兵；
小陈庄偏偏不一样，

（轉唱“流水”）

二人倒有三条心。
队长他是非黑白难分辨，
船儿沒舵怎能往前行！

（慨叹）唉！

〔胡素芳挑着担子上。〕

胡素芳 广玉，你怎么站在这里叹气呀？

陈广玉 你看，人家正干得热火朝天。我們队里干活的人却象黄鼠狼拖鸡，越来越稀。太阳才偏西，个个都忙着收工往家跑了。

胡素芳 走，我們去动員大家再干一会儿！

陈广玉 要动员你去动员，我可没有这种耐心！
(略顿)說老实话，我要不是你呀，早就离开这小陈庄了！

胡素芳 (笑)好大的志向，你留在小陈庄，难道就是为的我嗎？广玉，你是共青团員，团員可不能怕困难。……广玉！
(唱“补缸”)

魚儿爱水鳥爱林，
家乡的土地亲又亲，
眼前虽然有困难，

(轉唱“流水”)

怎能够常想离家往外行？
我們要团结群众忙生产，

(轉唱“梳妆台”尾句)

小陈庄定能换光景。

陈广玉 换光景？小陈庄象这样下去，恐怕永远也换不了光景。

胡素芳 話可不能这么說。告訴你一个好消息，公社党委已决定派一位支部書記来加强領導了。

陈广玉 派的是哪一个？

胡素芳 就是原来在紅旗生产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何文进同志。

〔严德林和社員甲、丁帶着劳动工具上。〕

陈广玉 (兴奋地)是他?

严德林 (插上話头)对,是他!是老何到我們这里来当支部书记。

胡素芳 严大伯,你認識何支书?

严德林 怎么不認識!解放前我俩在一起当过长工,这几年他在紅旗生产大队工作得很好,是全县聞名的先进工作者。

陈广玉 (兴奋地)严大伯,何支书什么时候来?

严德林 快了,总在这两天。

〔社員甲、丁面露喜色,悄悄議論。〕

胡素芳 广玉,我們快下田去吧!

〔严德林、胡素芳、社員甲、丁下,陈广玉精神陡振,脫去棉袄欲下,幕后传来陈大富的吆猪声:“吆罗罗罗……”〕

陈广玉 (朝幕后)大富!大富!你怎么今天又沒上工?

〔陈大富手执柳条,敞开胸,一件衣服

擱在肩膀上。

陈大富 哦！是你。广玉，你来看！我这两只苗猪不坏吧！长身材，粗骨架，皮毛紧，耳朵大，养个半年多，不赚一百也能赚个八十……

陈广玉 你整天就是赚钱，赚钱！

陈大富 不赚钱还养什么猪呀？

陈广玉 哼！你就是忙着打自己的小算盘，集体生产不参加，整天在家里忙着养猪、养羊、养鸡、养鸭、养兔子……

陈大富 慢着，慢着！我是响应党的号召，发展副业生产。瘸爹爹他经常夸奖我，我还要争取做个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的模范哩！（转眼间见猪跑了）啊呀，猪跑了！猪跑了！呖罗罗罗，呖罗罗罗……（追下）

陈广玉 （气愤地望着陈大富的背影，又气又急地）瞎！

〔陈广清匆匆上。〕

陈广清 （对陈广玉）哎呀！太阳还这么高，你就收工了？象你这样干活，分明是要

我扛黑旗嘛！

陈广玉 扛黑旗？这要問你自己！

〔陈广西从“陈家門楼”走出。〕

陈广西 大队长，你干嗎和他生这么大的气？
(对陈广玉)共青团員應該有个共青团員的样子嘛！

陈广玉 哼！（气愤地下）

陈广清 簡直越来越不象話，連广玉这个团支部書記，也是这样的态度。

陈广西 (挑拨地)这些人，本来就不把你大队长放在眼里嘛！

陈广清 (慨叹地)唉！眼看着人家队里干得热火朝天，我們队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陈广西 大队长，你是一队之长，也应该拿个主意。

陈广清 (毫无主意)我有什么好主意，好在公社派何文进来当支部書記了，等他来了再說吧！

陈广西 哎呀，大队长！

(唱“十杯酒”)

你不要倚仗草鞋戳了脚后跟，

把別人都當自己人，
俗語說防人之心不可少，
不要被人暗箭射上身，
你過去做事難免無差錯，
追查起責任可不輕！

陳廣清 （吃驚地）這……

陳廣西 大隊長！趁着何支書沒有來，你先想點辦法，把群眾的干劲鼓起來，讓何支書看看，大隊長你領導生產也不是毫無辦法。

陳廣清 話是不錯，可是大家干劲不足，叫我有什么辦法！

陳廣西 大隊長呀！

（唱）要吃鮮魚先結網，
要搭高橋先打樁，
癩爹爹，替你想了好主張，
要鼓干劲先分糧，
社員得糧心高興，
包管人人夸贊你這大隊長。

陳廣清 哪里來的糧食呢？

陳廣西 倉庫里有的是糧食嘛！

陈广清 (一怔)那是稻种!

陈广西 你这个聪明人怎么糊涂起来了?你常说船到湾头自然直,稻种不够,还怕公社不支持!

陈广清 这不是违反党的政策吗?

陈广西 瘸爹爹说,这不但不违反党的政策,而且正是执行党的政策呢!(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来)大队长,你看,这是前天《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指报纸)这一段,是瘸爹爹看了以后划出来的。

陈广清 (读报)“关心群众生活,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条件。各级党委必须坚决执行‘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

陈广西 大队长,你看对吧!事不宜迟,你要当机立断啊!

陈广清 既然这样,好吧,你先到仓库查一查还有多少稻种,再造个名册给我看一看。

陈广西 (眉飞色舞)这还用你操心!呐,这是

发粮的清单。(拿出一张清单和一叠条子)就請你签个名吧!

陈广清 (犹豫片刻,签名。把清单交还陈广西)你就准备发吧!今天如来不及,就明天发給大家。

陈广西 (看手表)現在才四点钟。来得及!来得及!

陈广清 广西,你哪来的手表?

陈广西 朋友送的。(解下手表)大队长,你看这只表怎么样?

陈广清 上海牌,长三针,不错,不错。

陈广西 先借給你用吧。

陈广清 不!不!

陈广西 你工作忙,有只表能掌握时间。

〔陈广清半推半就,陈广西替他戴手表。

〔陈友才精神萎靡地上。

陈广清 (冷冷地)友才,你到哪里去?

陈友才 我从中飯后干到現在,想歇一息再干。

陈广清 看你走路慢吞吞的,連蚂蚁都能踩死了,社員如果都象你这样,我这个大

队长算倒了八輩子窮霉了！（下）

〔陈友才目送陈广清，抱着无限委屈，欲下。〕

陈广西 友才叔，你等一等走！（上前悄声地）
癩爹爹要我告訴你，隊里有五千斤糧食，今天晚上要你用船運到黑魚嘴去。

陈友才 （一怔）什麼糧食？

陈广西 那你就別問了，反正我們有好处，
總歸有你一份！

陈友才 唉！什麼好处我也不想要了。

陈广西 不要？過去你幫癩爹爹做事，癩爹爹
給你的好处難道忘記啦？

陈友才 广西呀，不要談過去了！去年我為你
們運了一船稻子，現在想起來還心驚
肉跳的呢，我可不敢再去了。

陈广西 胆放大些。布下了玄色缸，撈上來總
歸是個黑的。運一次也是運，運兩次
也是運。

陈友才 （无可奈何地）唉……

陈广西 不用怕，這是最后一次。

陈友才 最后一次？

陈广西 对！最后一次。哦，队里马上就要发粮了，别人一份，我给你弄个双份。呐，这是你的领粮条子。（将领粮条塞到陈友才袋中）

〔陈大富、大富妻上。〕

陈大富 会计，要发粮食啦？

陈广西 对，马上就发条子！（敲钟，喊）大伙儿来领粮啊！

陈大富 大富妻 （兴高采烈地走向一东一西）喂！大伙儿来领粮啊！

〔陈友才懊丧地下。群众若干上。〕

大富妻 会计呀，我家困难别人不知道，你可是个明眼人呀！这次发粮，你要多多照顾啊！

〔群众纷纷要求发粮：“会计，我的呢？我的呢？”〕

陈广西 （站上石碾子）不要吵，不要吵！人人有名，户户有份，来领条子。

〔陈广西分发条子。胡素芳、陈广玉、社员甲、丁急上。友才妻、小红跟上。〕

胡素芳 广西，你发什么？

陈广西 素芳，你来的正好，这是你們的領粮条子。（硬將領粮条子塞到胡素芳、陈广玉手里）

胡素芳 （一楞）怎么，你們要分粮食？

陈广西 对，分粮食。

胡素芳 哪来的粮食？

陈广西 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仓库里有的是嘛。

胡素芳 仓库里……怎么，你們是要分稻种？

陈广玉 稻种是我們的命根子，怎么能分？

陈广西 你問我沒用，这是大队长批的条子，你要問，去問大队长。

胡素芳 不管問誰，这分稻种的事等何支书来了再說！

陈广玉 对！等何支书来了再决定。

陈大富 什么何支书不何支书，队长能批条子，我們就能領粮食。

胡素芳 有道是：宁可餓死爹娘，不能吃掉种粮。

（唱“快板”）

要种庄稼先留种，